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卷之二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見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僞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絶勝處張之丁遂張於

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鄭公權一詩便貰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朶插幞頭上插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趂此一軒風月好楠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游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疊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

幅乃畫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笳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妲已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楊

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顒好不忘又何顒引輿孫何顒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耳非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俶詭可喜後齊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俶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三條帶與卿不同俶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楊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徒令千古搤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

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何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

寳藏華撥一方宫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

遽陟相位豈非天乎

自雨常雲

唐王鉷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

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

鴈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黄帝

將適崑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有所本也

郝昭韋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韋孝寬之守玉壁以孔明高歡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耳若神閒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絶卽張許不

免屈於子奇況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羲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襪線無一條長單盡一生身名俱敝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興覇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卧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内彼斤

斤自守號謹厚者卽轗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避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秪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

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一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為日者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國朝保
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
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辯者曰那二千
與爲保國公蓋宅去矣　憲廟時汪直用事伶
爲醉人卧街上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
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叙然人曰
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
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　孝宗時程學士
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

金一人曰何人雖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耳程大慚愧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予而既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荊棘鳥巢鬧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爲神禦灾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子爲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遲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

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爲夏蟲疑氷王子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而天赦之未可謂熒惑徙三舍爲妄也太守德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爲妄也東

海寃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爲妄也李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爲妄也至其死僞訂鬼譏日辨祟詰術諸篇一洗世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爲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荼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苶苦㩼廣爾雅芬莽蘆毛草也又云芬葅水蘇也

苗而不秀

楊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

國朝如戴大賓劉子欽皆以髫亂取高第自負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袈裟贊

靈巖有鐵袈裟一具形質竒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爲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爲山靈懊懓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爲韻牓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黃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曾夢見儀卿脚後邪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王觀游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摇句大似喻葉中語耳至詠魯直食筍詩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者耶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栴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閻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

蘭無有栴檀而伊蘭臭若脝屍熏四十里若有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又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栴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𥠖蒲伊蘭則伊蘭又似草香楊用修遂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强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孝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見堪冠矣他日帝又曰見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見年家稺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見堪室矣他日買復入朝及閤而遺其舄帝曰見眞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竄其中與書宋齊丘竄譚子化書而投之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爲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别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

䘮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良
難厠佊偭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辯淮陰智略
屈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爲屠伯矣以
術家任三孫將爲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爲羣
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瀹腸食
之謂之熱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
董羹交阯俗牛羊腸臓略洗爲羹名曰不乃羹

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豕雞猪肉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爲不録羹

末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竟辭不書韋仲將書凌雲閣匾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技唐閻立本奉詔畫浴鵝伏池吮毫意甚愧之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人陸鴻漸爲李季卿煮茶盡愧遂著毀茶論宋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

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徵不得已躑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此古人事今人則靦然以爲榮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畧三卷步驟屈宋不幾若優孟於孫叔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鴂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歌杳新知兮誰悅期

[illegible]人今奈何別

樵談塵談

歸有園塵談倣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閒雜道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塵談太熟世情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求之試遂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

戚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為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宋潘逍遥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髪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黄白書一櫃後為顥華巖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

長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

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傅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

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

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史令傅奕曰

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

言呪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

快人意亦絶相類今人但知傳奕事而少有知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嘗斷一僧獄僧集衆揭榜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燄按蕭丘

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着木不焚又李元陰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摇落時之語儼然潘陸脣吻也它如虞姬一歌垓下數語倉

卒立成備極情專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用即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丫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楪羶根數十皺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徇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直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之於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悝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

中何所不有

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氷鏡不安臺後果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知金帝來爲王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不懌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

真有識矣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黄粱夢

世人皆以邯鄲黄粱夢事爲呂純陽非也純陽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而黄粱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憩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

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世則呂仙又有二黃粱事矣

陶穀

陶穀仕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金鍍仕本朝則搆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給令草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

意諧之以至滅族李後主所有彈否強取以去怒其察而碎之避否晉諱改唐姓爲陶終身不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一字不成而囑王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死後墓門屢穢屢發髑髏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雎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君須衣新而不舊舍屋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

責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
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
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
孟嘗君曰奈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宦者不
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
書往而大過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孟嘗語
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爲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

㧓刺

㧓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𦫿𦫿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羲和以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傅無有焉周公殁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搠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爲梁

字郎仁實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臺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榮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勅矣千文編次既出帝命自應爲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凊字與淸字逈不同並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律召調陽者皆鑿而費觧

蜥蜴

蜥蜴守宮蝘蜓蝎虎世世皆混以爲一郎爾雅亦云然其實非也在壁曰蝘蜓常近人無毒尾擊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見童多狎之以其食蝎故名蝎虎以其出入宮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爲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在草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爲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俗言蜥蜴與龍爲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

榔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擻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祝曰寃苦寃苦我是擻虎以恁昏沉怎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防患深矣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復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尉陀田横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作人主東漢太學三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爲驅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虎曳鳥析

鹽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析此與鳥合厖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文海披沙卷之三

晉安謝肇淛著

寢忌

令人寢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魘不寤淮南子曰枕戶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則知俗忌久矣

五土

土青曰黎土黃曰埴土赤曰鼠肝土白曰漂土黑曰盈

孕異

比戶錄曰孔雀不必疋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爲雌雄鈌鼻曾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鷁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漦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

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物類相伏

鶂飛則蛾沉鵙鳴則虵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爲水煮羊以鼠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虵啄木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藺而名相如元歎因蔡而名同雍袁粲仰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頎

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
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
王之名齊丘超囬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
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
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顔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偃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王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敘昭

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滎陽崗頭等四姓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曉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剌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郗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踐以術致位而卒以術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葅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䉛不欲以口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訶之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爲剌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爲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閧傳以爲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嘘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

爲晝開目爲夜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毛髮爲
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
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有盤古廟湘鄉有盤古
村會昌有盤古山荆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
爲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
世也然遁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
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鑒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覇山公之妻窺

見謐阮逵且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為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皐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為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為小頭書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漸近自然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箏多用銀甲唐李汧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恐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其效顰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耄矣見張張曰君年老即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盤旋槖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旨

嘯旨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爲誕妄不經既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既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旨謂之蘇門令所傳者即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爲常非絕藝也召南謂

其嘯也歌淼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琊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悽然劉真長長嘯老遲樂闇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歷江有重囘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四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已

凡評量彼已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

千載之下傳爲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觧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

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摸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爲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奇絕處峨嵋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學齋佔俾乃謂曹

鄶有風而楚無風黄詩爲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桂劍臺下獨生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宅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笆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齧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雄州屠者宰豬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三世為豬可也殺父逭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為右軍筯為趙達盲為小冠子

戞瘦爲智囊醉爲倒戴覓食爲彈鋏五遷爲盤庚子死爲喪明聾爲蹔纊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爲觀其引負荊一段語直打鼓上場人說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寛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答曰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即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即榜之

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
叩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今御藥院具試題書
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跧伏不敢出舍外雖
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由待病
韓忠獻代請於朝爲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榔
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
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
稱寃輒爲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
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者無筵祈楊與死爲伍非獨功令之禁切亦士
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樗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
匡王莽時爲羲和支讌亦號智囊讌字恭明月
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
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
預拒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瘿
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鑒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颻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爲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嶠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黄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鐘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漁燗如初旦夏蟲疑氷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爲藕莖爲茄葉爲蕸實爲蓮蓬心爲么荷又爲的又爲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山 芙蓉嶺在婺源 芙蓉渚地名 芙蓉城仙所居 芙蓉崗在韶州 芙蓉江在[illegible]州 芙蓉洞在辰州 芙蓉溪在羅紋山下山硯 芙蓉亭 芙蓉郭唐詩十里芙蓉郭 芙蓉村楊誠齋有芙蓉村詩

芙蓉驛在鴈宕
芙蓉山唐劉長卿有宿芙蓉山詩
芙蓉水柳子厚詩驚風亂颭芙蓉水
芙蓉池雲川有芙蓉池魏文帝亦有詩
芙蓉園漢時園在洛陽唐亦有之
芙蓉館石曼卿為芙蓉館主
芙蓉闕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
芙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上中元日
芙蓉艦見三十國春秋
芙蓉觀在福寧
芙蓉院在福州
芙蓉堂六朝有芙蓉堂
芙蓉苑唐時在曲江
芙蓉樓唐詩何況芙蓉樓上客
芙蓉軒宋鄧肅有芙蓉軒詩
芙蓉壁蔣詩橫雲照染芙蓉壁
芙蓉塔古墓芙蓉塔
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
芙蓉島舒生遇女子歌曰淺客先到芙蓉島
芙蓉坡在連城縣
芙蓉障庾肩吾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
芙蓉劍薛燭造
芙蓉冠山人衛叔卿冠

芙蓉燈西京丁緩作　芙蓉帶說文　芙蓉車曹植詞芙蓉車兮桂衡
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湖泛舟詩　芙蓉臺福寧有芙蓉臺　芙蓉漏遠公弟子造　芙蓉粉薛濤養紙　芙蓉香見葉廷珪香譜　芙蓉巾太玄玉女戴紫華芙蓉巾　芙蓉髻魏文帝令宮人梳芙蓉髻　芙蓉盃王摩詰詩置此芙蓉盃　芙蓉裀薩天錫詩　芙蓉菊見菊譜　芙蓉脂芙蓉脂肉綠雲鬟
芙蓉鏡李固言芙蓉鏡下及第　芙蓉幕王儉事　芙蓉匳何部巡古鏡銘白玉芙蓉匳　芙蓉帳唐詩芙蓉帳裏李君何　芙蓉褥杜詩褥隱繡芙蓉　芙蓉裳楚詞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砂砂大者為芙蓉見李德裕詩　芙蓉湯芙蓉可為湯食之見尊生八箋　芙蓉面唐詩芙蓉如面柳如眉　芙蓉

顏古詩嬌顏千歲芙蓉色 芙蓉姿美人出南國一一芙蓉姿 芙蓉彩小袴謂之芙蓉彩見方言 芙蓉鷗蜀宦者有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 芙蓉屏小說有芙蓉屏記 芙蓉府劉夢得詩歸路芙蓉府 以上近六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貍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貍毛八百張外有豐狐蚼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兎至於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爲觀美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文取其賤而易致今吳

與兎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藏晉叔與余議取貂鼠毛爲之而輔以兎毫甚快人意晉叔常謂鍾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未知信否以俟識者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相傳鄭弘採薪遇神人問所欲曰常患載薪逆風願旦南暮北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相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

金筑聖泉潮汐百刻在黔筑一晝夜必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塞右熱莆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食異

何曾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卽拔去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傳人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己詩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

君詩如繪纖滿眼飽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恚曰然則某事此何爲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訾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祟禍疾卧閤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

曰錦衾爛兮福閧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為爛奚宋神宗時葉温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隷諸州所教保甲精猾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猾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温叟將謂精猾是精確也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赦張蒼光武之識張閎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

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果媸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爲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王筍班以爲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疏而有芒

蹻畫陶毋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
儞畫鬬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
呼六而張口皆爲識者指摘終爲白玉之瑕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
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
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
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
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蔡

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郎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禿筆以避禍悲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賓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祇備一尊入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

煲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杌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寶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彙同契

彙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　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　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　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投水捕雉兎登山尋魚龍　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鸜鴿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乾道初虎丘之鵲人
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
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
乙張林家犬皆能言于闐野豕人言渭南王人
猪亦人言嚴遵美家猫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
猫人立而言金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
犬能語宋處宗家雞亦人言華表之鶴人言王
周南家鼠能言晉安鼠能咏詩駝坊使臣橐駝

相對偶語路嚴家馬忽作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相儆勉宣城劉成舟中鱉呼佛嘉靖間楓橋瘍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家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作人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遂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爲相
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
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
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
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竊聞遣由此翁者往吏
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
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
究善懼藝祖遺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
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婿皇

甫泌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有啓曰
云臣婿皇甫泌即值邊有警報不絕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遥語曰卿累言婿皇甫泌
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
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婿李吉甫惡吳武
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
忽有中使宣勅至王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
取出汪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麤
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柰何矣宋神宗時

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廸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

王彭生爲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爲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竇嬰灌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爲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己之手神然而法度易遵手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

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之堅緻者又磨不即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於筆誠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耶

治病去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烏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乃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歸美謝章騎曰我乃生魚與魚安得不生靈運信

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爲國家造福曹參與吏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興公常言謂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狨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含蓄不盡非徒爲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四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四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愼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麈端硏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

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釆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去三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穢惡蒜韲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隋麻姬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王者失色李林甫少

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竟欲宰相旣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楊收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

之難也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黄金塗兩足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闇中踏物疑爲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

索命者至旦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盃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宋朱思彥因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爲祟病且危篤丞聞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即愈李元衡出宦寵妾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即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募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遂感疾見妾爲祟周乃與妾以歸妻大驚其疾

脫然即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縱之既醒而悔遂病見奴爲祟自分必死及知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往往如是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于心有所歉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語也

文海披沙卷之三終